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八十一回 呂祖高論驚老父 鍾離吟句傲賢徒

卻說呂洞賓對他父親說出一番出世的偉論，把他父親說得目瞪口呆，叱道：「小子略知皮毛，正如古人所謂才能記得幾個古典，怎敢非聖誣道，妄作怪論。我華夏中國，素以堯舜文武周孔之道治世，數千年相傳勿替。到了本朝手裡，歷代聖主無不以崇正黜邪為事。多少通儒碩學，不敢稍作非議，你一個小小的孩童，能有多大見識，敢出此等無法無天的狂言。」說著，向先生一拱手兒，說道：「蠢犬如此胡鬧，敢煩老師曲意裁成，引之於正，能使寒門不廢書香，永承祖業，小弟就感德不盡了。」說罷，怒匆匆入內而去。鍾離權笑對洞賓說道：「為你幾句狂言，連累我也討了個沒意思。」洞賓聽了，挺著身子，圓瞪雙眼，說道：「師父別這麼說。弟子承師父訓誨，已知天地之內，天地之外，只有這一個道。道之外無他道，道之內也無他道。弟子年紀雖小，已知救世之道，也只是這個道。天不生我則已，既生了弟子，弟子誓要把世界眾生，一起引入大道。有一人不得道，弟子決不獨自成道。弟子也深信孔氏五倫之教，事親之理。爹爹雖然不容弟子修道，弟子還要慢慢地感勸爹爹入道。而且弟子私意，以為勸世救人，要自親及疏，由近而遠。自己的骨肉，尚不見信，更何能感化他人？師父，弟子救世功夫，定從自家入手。現在爹爹的意思，要弟子讀書成名，中高第，做大官，生兒育女，傳接香煙。弟子為要感動他老人家起見，一定事事先遵他之命，做給他看，博得老人家的歡心，方好挽回老人家的意。師父，你看弟子的見解何如？」

鍾離權聽了，大贊道：「三教異途，而其理則一。儒家訓人，最重忠孝。我們既要修道，尤其應該把忠孝大節，時時記在心頭，能夠如弟子所言，把人生責任一一做完，然後入山修養，那是最好沒有的了。但恐那時世情一重，道念反輕，不但普渡眾生的宏願難以貫徹，就是你本身，也將與草木同腐，落不到一點結果，豈不可怕。」洞賓笑道：「師父此言，太小看弟子了。弟子未生之前，家慈曾兩得夢兆，說有許多仙官，排著儀仗送弟子投胎。生下來時，室中盡是芳香，院外咸聞空中仙樂悠揚，許多時才散。因此家君常說，弟子將來必是有造化的。這倒不必說他，最奇怪的是，弟子常常夢見一位白髮白鬚的星官，自稱李長庚。弟子久聞玉帝殿中，有位太白星君，姓李，名長庚，多半就是此公了。他在夢中，時時吩咐弟子許多道門玄理，並叫弟子時時記住：天上多一仙人，不如世上多一聖人。他又說，這兩句話是弟子自己說的。弟子在夢中，也似乎記得，確曾說過這兩句話，但不知何時說的和講與誰聽了，這可記不起來了。弟子醒來之後，靈府分清澈，常把這兩句話印在自己的心坎裡，所以才有度盡世人的宏願。師父，弟子此言，確不是一時興到，隨口亂談的，委實刻刻不忘，存有這個念頭啊！」鍾離權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可記得從何處見過我麼？」洞賓笑道：「那也記不清楚了。但弟子早對師父說過，一見師父的面，就似非常熟識的樣子。看來這些許都是前生之事吧。」鍾離權聽了，手捻鬚子，哈哈大笑。笑畢，又輕輕點點頭，卻不說話。

洞賓卻不甚理會這些，又道：「弟子話是這麼說，心中卻惦记一件事。」鍾離權點頭笑道：「我省得。我省得。但是並不要緊。」洞賓怔怔地問道：「師父猜弟子什麼心事？」鍾離權笑道：「想來你志切修道，為要度盡世人，不能不先感化你父母。功名富貴，你所自有。□年之內，一概可以辦了。獨是生男育女，不能不有男女屋室之事。你是怕破了法身，未免阻礙修道的功行。你所憂患的，不是為此麼？須知你乃純陽之體，縱然破了色戒，但只氣體感應，已可生育男女，不會搖動精血的。這是因為你根器太厚，陽剛太盛，才有這等好處。要是別人，一破色戒，就得遲千年道行，甚至全功盡棄，與凡人無殊，才是第一可危的事情咧！」洞賓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弟子所憂，正為此事。今蒙師父指點，此愁可去。弟子倒要請問師父究竟是人是仙，何以知道弟子許多事情？而且師父每天講授玄門大道，弟子雖愚，也知此等玄理，非大羅金仙，確有千年功行者，不能道其隻字。可見師父決非平常之人。弟子又想起師父到弟子家中那時，很有許多特別的情景。至今弟子家人還常常說起，引為奇事。」

鍾離權不等他說完，先笑而問道：「他們是怎樣說我呢？」洞賓笑道：「就說師父初來之時，自己上門求見爹爹。爹爹因見師父一身襤褸，以為前來告助。先時很想不見，後在門內私窺，望見師父雙目有神，清氣滿面，便說決非求助之人，急忙以禮相待。及見師父議論高明，口才清朗，幾句話就把爹爹驚服得要命。因此□分敬仰，便問師父來意。師父岸然說道：要收弟子做個門生。那時爹爹正因弟子太聰明，又太頑皮，正苦於請不到一位好先生。既然有師父這樣大才之人，作毛遂之自薦，焉有不悅之理？但是他老人家至今還有疑念未明。因彼此要好多年，師父始終不曾說出自己的家鄉所在，也不知師父是何等出身，曾做什麼事情，何以這許多年未見師父回家一走，也未聞師父寫過什麼家書，更不見有甚親友上門相訪。這便是他們疑惑師父的原因了。」鍾離權聽到這裡，禁不住哈哈一笑。

洞賓又道：「其實弟子年才五齡。爹爹曾說，弟子有生以來，確是夙慧的。弟子四歲，已畢經史。五歲上頭，便被我駭倒兩位老師，弄得他們無顏而去。今得師父辱臨指教，事情是非常之好，又恐弟子負才做人，瞧不起師父。所以喊出弟子，先叫拜見師父。豈知弟子一見師父，宛如天賜良師，不由不滿意悅服似的。未及領教，先已心折。所以弟子曾說，這才是我的師父哪！」鍾離權點頭說道：「這也許是你我有些前緣吧。」呂洞賓震然道：「師父，我們前緣是前緣，但我想師父一定是位天上神仙。許是前生有約，特地下凡來教誨弟子，引弟子入道門來的。師父，今兒閒著無事，師父不妨把前生之事，也對弟子說說吧。」

鍾離權聽到這句，不覺變了臉色，喝道：「人世怎有神仙？神仙哪能跑到凡間來，替人教書？你這孩子真會胡說。怪不得你爹爹要罵你狂妄呢！」呂洞賓受責，並不懼怕，反而笑起來道：「這是師父故意嘔我玩哩。我就知道師父必是天仙下降，師父若說神仙不得下凡，何以世上又傳下許多神仙真跡？大抵真人不肯隨便露相，露相之後，必多麻煩。所以諱莫如深。師父既不承認，弟子也不敢妄測高深。橫豎時機到來，師父總會告訴弟子的。」說罷，也不再問，自歸書位用功去了。這呂洞賓天份既高，又得名師教導，自然成為無上好才。

這時，正值唐朝貞觀時代。呂洞賓年□二，便跟著一班親友，同去應試。一戰而捷，中了進士第一名，時人稱為河中小才子。一時世家大族，有女兒的，都願招他為東牀佳客。呂洞賓守師父之訓，遵父母主張，□五歲上，娶了本郡何太守的小姐為夫人。伉儷之情，□分敦厚。過了二年，生下一子。洞賓也以才名補官，宦途□數年，鍾離權始終相從不去。

一天，師徒父子在衙中治酒小酌，閒談政治民生之事。忽吏胥進來道喜，說有升遷消息。洞賓父子聽了，也有喜色。鍾離權獨微笑，不作一聲，也不道賀。洞賓的父親笑道：「先生高士，宜不以功名介懷。小兒年才弱冠，仕途太順，凡人得志太早，必易生驕妄之心。驕則不能更進，妄則為世所輕。人皆羨彼，吾懼其不為福也。唯先生始終管護而督過之，兒子幸甚！呂氏幸甚！」鍾離權聽了，不覺仰天大笑道：「世安有迷於名利而能進於道者？老大人只慮其驕妄非福，抑尤淺言之耳！」幾句話，說得父子皆默然不語。

鍾離權推杯而起，踉踉蹌蹌離席，走了幾步，口中吟道：

傳道真仙不易逢，幾時歸去願相從。

自言住處連滄海，別是蓬萊第一峰。

又吟道：

莫厭追歡笑語頻，易思離亂可傷神。

閒來屈指從頭數，得到清平有幾人。

吟罷，大笑道：「了不得！今兒被賢喬梓灌醉了，先失陪了。」說完，向外急走。呂洞賓父子都怪他今日言語神情有些不倫不類，都道他真個醉了。呂洞賓本來對師父最尊敬，見他醉容可掬地出去了，忙稟命父親，親自追了出來，直到鍾離權的臥室。鍾離權一面走，一面還在那裡嘔吐狼藉，臭氣難聞。他也不管後面有什麼人跟著，逕自奔上牀

去，和衣躺下。呂洞賓怕他受寒，想替他蓋上被，便在他耳旁輕輕地喚了聲：「師父，好好睡下，這樣睡，是要受寒的。」鍾離權聽了，睜開兩隻惺忪的醉眼，呵呵地笑道：「人生一醉，如登天府。弟子可能從我到天上一遊麼？」洞賓笑道：「師父說笑話了。弟子凡濁之軀，如何得昇天庭？若是能夠昇天，弟子求之不得，怎有不願之理？」鍾離權聽了，大喝道：「胡說，本是天上人，硬向地獄鑽，還說什麼情願昇天。」說畢，又哈哈一笑，搖搖頭說道：「這圈子可怕！這圈子可怕！」說了這兩句，登時鼾聲大起，悠然入夢去了。

呂洞賓自從應試以來，功名順利，天天做的都是煩劇之事。虧他年富力強，才識高遠，無論冤案疑獄，或是種種為難之事，一經他手，無不神速妥當。外面的聲譽，一天高似一天。他自己也漸覺此中可樂，大有沉醉於功名的情況。夫人何氏，才貌都臻上乘。自他出仕以來，又替他購置兩個姬人，也皆雅豔清華，智慧不凡。呂洞賓也不免有情，時時對師父誇獎他的妻賢妾美。鍾離權只朝他微笑點頭，既不勸阻，也不說什麼掃興的話。

不過從此以後，呂洞賓每每和他說道，他總是不肯深言高論，惟以一二語敷衍他的面子。有時呂洞賓發起急來，說：「師父莫非懷疑弟子不肖，才入仕途，就忘本來面目，所以相棄如遺麼？」鍾離權大笑道：「非也非也！修道豈在多言，道貴無為。一落言詮，便非真道。你要我怎麼議論，才合你的心意咧？」洞賓不敢再說，而心中也時時自克自制，唯恐萬一不慎，動搖心志，反被外物牽誘了去。但不知物欲誘人，每乘人不自知覺之中，為之潛移默化。以洞賓之根基，又有那般智慧，那樣志趣，再得仙師指導、監教，日夕相從，照常理來說，自該一路順風地走向大道上去。憑他的功名聲色，和一切人世繁華，怎樣的大力引誘，也不能把他提到世路上去。誰知理雖如此，事實上竟不一定符合。即以彼時的呂純陽而論，實在有些漸漸惑於世情的狀態顯露出來。鍾離權身為師父，又是他前生的弟子，洞賓修道之責，都在他一人肩上，如何輕易放得下去。便想乘機點化他一番，順便即可勸他棄官歸林，斷絕一切色慾，方可修成至道，無負兩世約言。

因於這天席上，佯醉歸房，逗得洞賓前來問安，即假借醉態，先將他刺諷了幾句。果不其然，洞賓真是根器最厚之人，一聞此言，宛如當頭受了一棒，又如清夜鐘聲，驚回他的迷夢。眼怔怔瞧著師父已入睡鄉，鼾聲聒耳，酒氣熏人。兼之剛才嘔吐的東西，既髒且臭，刺入鼻子，任什麼人都要禁受不住，偏偏那時的洞賓，他以公子官員的身份，竟以耳聾鼻塞，一點不曾覺得怎樣，對著沉眠的鍾離權，只把雙手高拱，肅恭立在牀邊，不敢走開，也不敢斷喚，這一下就整整站了三個多時辰。中間也有許多下人們進進出出，瞧見這位公子老爺，發呆也似地立在師老爺牀邊，自不覺有那種驚奇的情形，但又不敢動問。

其中有一位老管家，是呂氏三僕世外，他在老大人面前都能說得一句話，作得三分主的，何況這位小主身邊，他的權力，自然格外大了。當下他得了眾人報告，一則恐有什麼特別的內情，關係小主前途利害。憑著自己的良心，不能不查個水落石出。二則怕小主人站得腰酸腿疼，回來辦不得公事。三則素知師老爺愛護小主，比小主人的父母還來得誠懇。今兒為什麼又有這等做作，累他愛徒如此虔誠陪禮。難道小主真有什麼委屈他老人家之處？若果如此，他這老管家兒，也該代小主向師爺謝罪。他懷著這三項意見，這才不避一切，毅然跑了進去，悄悄地把小主的衣襟一拉，這才把洞賓拉得嚇了一跳，恍如夢醒一般，冒冒失失地問了一聲：「是誰這般無禮？」回頭見是老管家，慌忙施個便禮，叉手問道：「老公公前來作什麼？」老管家悄悄地把自已懷疑之點，問了一番，倒惹得洞賓無話可答。

因為自己的情景，果然有些惹人疑議。但卻的確不是對不住先生，也沒有什麼要求先生的事情。總而言之，他心中的的確確似有非常重大的事情，要待先生醒來，明白指示於他。然而這話，又斷不是三言兩語，一時三刻，可以說得明白。也許內中主要的話，還不能對老管家說。經他一問，只得怔怔地一笑道：「老公公，別胡猜亂想，我是要請教先生一種學業，見先生酒醉高臥，又不敢驚動他。打算站在牀前，等他醒來時，他念我誠心，一定會指導我的，不想又累公公替我擔心。公公既然來了，倒也好。還請公公替我吩咐下人，就在此地搭了牀鋪。我想和先生談論些學問上的事情。還有一說，若是老大人、太夫人和夫人等問起我時，也不必把方才的情形告訴他們，免得大家為我掛懷。」老管家聽說小主人如此要好，自然歡慰，點點頭說道：「老奴理會得。公子也該早晚進上房去，照常請老大人和太夫人的安，和夫人談談說說才好。」洞賓一一答應。老管家欣然自去。

此際下人們早把鍾離權吐出的髒物打掃乾淨，隨即進來，安上一個鋪位。一切妥當，洞賓命他們出去，無事傳喚，不必進來。下人們諾諾連聲，退了出去。洞賓再來看師父時，哪知他鼾聲愈大，睡興越濃。洞賓輕輕叫了一聲，仍然不應。洞賓歎道：「師父委是真仙，哪有一飲便醉，醉得人事不省，睡得如此耐足之理？必是他老人家愛我太切，望我太深。大抵他見我近來太和妻妾們親近，防我迷戀女色，障礙修道，所以假裝酣睡，試我誠心，然後再以正言教我。我要輕慢先生，他必看我不足造就，捨我而去。我再從何處覓得這樣的高人來做師父呢？」如此一想，重復肅恭虔敬的躬立牀前。

看看天色已晚，老管家知道他的意思，把晚餐開到這個房間。洞賓一人獨酌獨餐，匆匆忙忙飽了肚子，再來做他的老功課。看看鍾離權卻已翻身向內，一般的鼻息濃厚，毫無醒悟的樣子。洞賓打定主意，不敢怠慢，仍舊拱手立著。看看又過了個把時辰，照例這時洞賓已該就睡了。老管家恐怕他過分辛勞，又見師老爺如此沉睡，也覺詫異，便料小主人所言有些不情不實，此中畢竟另有原因。於是重復入內，請洞賓就睡。主僕正相持，才聽得鍾離權又翻了個身，口中高呼道：「唉，唉，這一下去，就沒有命了。」一言未畢，早把洞賓嚇出一身冷汗。未知鍾離權因甚說這驚人的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